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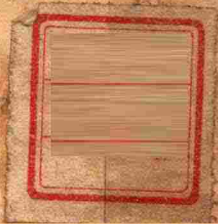
文 學 叢 刊

旗

旦

穆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旗

旦 穆

有版權

旗

穆旦作

定價三元六角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九集

共六十冊

還鄉記	山水	巡官	太坪	災魂	伊瓦魯河畔	風雪	夜鶯曲
何其芳	馮至	沙汀	鄭定文	田濟	白朗	王西彥	盧靜
散文	散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旗	青春	短簡	曙前集	生之勝利	碑下隨筆	日邊隨筆	人世百圖
穆旦	李健吾	巴金	劉北凡	方敬	繆崇羣	李廣田	靳以
詩集	劇本	書信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 目錄

一九四一年

讚美

控訴

一九四二年

詩八首

出發

一九四三年

詩

一

七

一五

二三

二六

一九四四年

裂紋……………三〇

一九四五年

線上……………三三

被圍者……………三五

退伍……………三九

給戰士……………四三

旗……………四八

野外演習……………五一

農民兵(一)……………五三

農民兵(二)……………五五

七七	.....	五七
良心頌	.....	五九
反攻基地	.....	六一
打出去	.....	六三
通貨膨脹	.....	六五
轟炸東京	.....	六七
苦悶的象徵	.....	六九
奉獻	.....	七一
先導	.....	七三
甘地	.....	七五
森林之魅	.....	八〇

## 讚美

走不盡的山巒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數不盡的密密的村莊，鷄鳴和狗吠，  
接連在原是荒涼的亞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嘯着乾燥的風，  
在低壓的暗雲下唱着單調的東流的水，  
在憂鬱的森林裏有無數埋藏的年代  
它們靜靜的和我擁抱：  
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沉默的  
是愛情，是在天空飛翔的鷹羣，

是枯乾的眼睛期待着泉湧的熱淚，

當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遙遠的天際爬行；

我有太多的話語，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涼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驛子車，

我要以槽子船，蔓山的野花，陰雨的天氣，

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

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

在恥辱裏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

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一個農夫，他粗糙的身軀移動在田野中，



他是一個女人的孩子，許多孩子的父親，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邊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壓在他身上，  
而他永遠無言的跟在犁後旋轉，  
翻起同樣的泥土溶解過他祖先的，  
是同樣的受難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聲流過去了，  
多少次跟來的是臨到他的憂患，  
在大路上人們演說，叫囂，歡快，  
然而他沒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鋤頭，  
再一次相信名辭，溶進了大眾的愛，  
堅定的，他看着自己溶進死亡裏，

而這樣的路是無限的悠長的

而他，是不能夠流淚的，

他沒有流淚，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在羣山的包圍裏，在蔚藍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經過他家園的時候，

在幽深的谷裏隱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個老婦期待着孩子，許多孩子期待着

飢餓，而又在飢餓裏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樣的是不可知的恐懼，一樣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蝕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從不回頭詛咒。

爲了他我要擁抱每一個人，

爲了他我失去了擁抱的安慰，

因爲他，我們是不能給以幸福的，

痛哭吧，讓我們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爲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一樣的是這悠久的年代的風，

一樣的是從這傾圮的屋簷下散開的

無盡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樹頂上，

它吹過了荒蕪的沼澤，蘆葦和虫鳴，

一樣的是這飛過的烏鴉的聲音

當我走過，站在路上踟躕，

我踟躕着爲了多年恥辱的歷史

仍在這廣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一九四一，十二月。

## 控訴

—

現在冬天已經到了，朋友，

對於孩子一個憂傷的季節，

因為他尚不能夠適應自己——

當叛逆者穿過落葉之中

瑟縮，變小，驕傲於自己的血，

爲什麼世界剝落在遺忘裏，

去了去了是彼此的召呼，  
和那充滿了濃郁的信仰的空氣。

而有些走在無家的土地上，

跋涉着經驗，失迷的靈魂

再不能安於一個角度

的溫暖，懷鄉的痛楚枉然；

有些關起了心裏的門窗，

逆着風，走上失敗的路程，

雖然他們忠實在任何情況，

春天的花朵，落在時間的後面。

因為我們的背景是千萬人民，  
冷酷，熱烈，或者愚昧的，  
他們和恐懼並肩而戰爭，  
自私的，是被保衛的那個城：

我們看見無數的耗子，人——  
避開了，計謀着，走出來，  
支配了勇敢的，或者捐助  
財產獲得了榮名，社會的樑木，

我們看見，這樣現實的態度

強過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  
不毀於戰爭。服從，喝采，受苦，  
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責任——

無聲。在這樣的背景前，  
冷風吹進了今天和明天，  
冷風吹散了我們長住的  
永久的家鄉和暫時的旅店。

二

我們做什麼？我們做什麼？  
生命永遠誘惑着我們



在苦難裏，渴尋安樂的陷阱，  
唉，爲了它只一次，不再來臨；

也是立意的復仇，終於合法地  
自己的安樂踐踏在別人心上  
的蔑視，欺凌，和敵意裏，  
雖然陷下，彼此的損傷。

或者半死？每天侵來的欲望  
隔離它，勉強在腐爛裏寄生，  
假定你的心裏是有一座石像，  
刻畫它，刻畫它，用省下的力量，

而每天的報紙將使它吃驚，  
以恫嚇來勸說他順流而行，  
也許它就要感到不支了  
傾倒，當世的諷笑；

但不能斷定它就是未來的神，  
這痛苦了我們整日，整夜，  
零星的智識已使我們不再信任  
血裏的愛情，而其殘缺

我們爲了補救，自動的流放，

什麼也不做，因為什麼也不信仰，  
陰霾的日子，在知識的期待中，  
我們想着那樣有力的童年。

這是死。歷史的矛盾壓着我們，  
平衡；毒戕我們每一個衝動。  
那些盲目的會發洩他們所想的，  
而智慧使我們懦弱無能。

我們做什麼？我們做什麼？  
O 誰該負責這樣的罪行：  
一個平凡的人，裏面蘊藏着

無數的暗殺，  
無數的誕生。

一九四一，十一月。

## 詩八首

一

你底眼睛看見這一場火災，

你看不見我，雖然我爲你點燃；

唉，那燃燒着的不過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們相隔如重山！

從這自然底蛻變底程序裏，

我却愛了一個暫時的你。

即使我哭泣，變灰，變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二

水流山石間沉澱下你我，  
而我們成長，在死底子宮裏。  
在無數的可能裏一個變形的生命  
永遠不能完成它自己。

我和你談話，相信你，愛你，  
這時候就聽見我底主暗笑，  
不斷的他添來另外的你我

使我們豐富而且危險。

三

你底年齡裏的小小野獸，

它和春草一樣地喘息，

它帶來你底顏色，芳香，豐滿，

它要你瘋狂在溫暖的黑暗裏。

我越過你大理石的理智底殿堂，

而爲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底手底接觸是一片草場，

那裏有它底固執，我底驚喜。

、四

靜靜的，我們擁抱在

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裏，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們沉迷，

那窒息着我們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語，

它底幽靈籠罩，使我們遊離，

遊進混亂的愛底自由和美麗。



五

夕陽西下，一陣微風吹拂着田野，  
是多麼久的原因在這裏積累。  
那移動了景物的移動我底心  
從最古老的開端流向你，安睡。

那形成了樹木和屹立的岩石的，  
將使我此時的渴望永存，  
一切在它底過程中流露的美  
教我愛你的方法，教我變更。

六

相同和相同溶爲怠倦

在差別間又凝固着陌生，

是一條多麼危險的窄路裏，

我製造自己在那上旅行。

他存在，聽從我底指使，

他保護，而把我留在孤獨裏，

他底痛苦是不斷的尋求

你底秩序，求得了又必須背離。

七

風暴，遠路，寂寞的夜晚，  
丟失，記憶，永續的時間，

所有科學不能祛除的恐懼

讓我在你底懷裏得到安憩——

呵，在你底不能自主的心上，

你底隨有隨無的美麗的形象，

那裏，我看見你孤獨的愛情

筆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長！

八

再沒有更近的接近，

所有的偶然在我們間定型；

只有陽光透過繽紛的枝葉

分在兩片同樣的心上，相同。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飄落，

而賜生我們的巨樹永青，

它對我們的不仁的嘲弄

（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裏化爲平靜。

一九四二，三月。

## 出發

告訴我們和平又必需殺戮，

而那可厭的我們先得去歡喜。

知道了『人』不夠，我們再學習

蹂躪它的方法，排成機械的陣式，

智力體力蠕動着像一羣野獸，

告訴我們這是新的美。因爲

我們吻過的已經失去了自由；

好的日子去了，可是接近未來，

給我們失望和希望，給我們死，  
因為那死的製造必需摧毀，

給我們善感的心靈又要它歌唱  
僵硬的聲音。個人的哀喜

被大量製造又該被蔑視  
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的意義；  
在你的計劃裏有毒害的一環，

就把我們囚進現在，啊上帝！

在大牙的甬道中讓我們反覆  
行進，讓我們相信你句句的紊亂

是一個真理。而我們是皈依的，  
你給我們豐富，和豐富的痛苦。

一九四二，三月。

詩

一

我們沒有援助，每人在想着

他自己的危險，每人在渴求

榮譽，快樂，愛情的永固，

而失敗永遠在我們的身邊埋伏，

它發掘真實，這生來的形象

我們畏懼從不敢顯露；



站在不穩定的點上，各樣機緣的  
交錯，是我們求來的可憐的

幸福，我們把握而沒有勇氣，  
享受沒有安甯，克服沒有勝利，  
我們永在擴大那既有的邊沿，  
才能隱藏一切，不為真實陷入。

這一片地區就是文明的社會  
所開闢的。呵，這一片繁華

雖然給年青的血液充滿野心，  
在它的主人間却吹着疲倦的冷風！

二

永在的光呵，儘管我們擴大，

看出去想在經驗裏追尋，

終於生活在可怕的夢魘裏，

一切不真實，甚至我們的哭泣

也只能重造哭泣，自動的

被推動於紊亂中，我們的肅清

也成了紊亂，除了內心的愛情

雖然它永遠隨着錯誤而誕生，

是唯一的，世界把我們溶和，  
直到我們追悔，屈服，使它僵化，  
它的光消殞。我常常看見  
那永不甘心的剛強的英雄，

人子呵，棄絕了一個又一個謊，  
你就棄絕了歡樂；還有什麼  
再能使你留戀的，除了走去  
向着一片荒涼，和悲劇的命運！

一九四三，四月。

## 裂紋

—

每一清早這安靜的市街

不知道痛苦它就要來臨，

每個孩子的啼哭，每個苦力

他的無可辯護的沉默的脚步，

和那投下陰影的高聳的樓基，

同向最初的陽光裏混入髒污。

那比勞作高貴的女人的裙角，  
還靜靜的擁着昨夜的世界，  
從中心壓下擠在邊沿的人們  
已準確的踏進八小時的房屋，  
這些我都看見了是一個陰謀，  
隨着每日的陽光使我們成熟。

二

扭轉又扭轉，這一顆烙印  
終於帶着傷打上他全身，  
有翅膀的飛翔，有陽光的  
滋長，他追求而跌進黑暗，

四壁是傳統，是有力的

白天，扶持一切它勝利的習慣。

新生的希望被壓制，被扭轉，

等粉碎了他才能安全；

年青的學得聰明，年老的

因此也繼續他們的愚蠢，

誰顧惜未來？沒有人心痛：

那改變明天的已爲今天所改變。

一九四四，六月。

## 線上

人們說這是他所選擇的。

自然的賜與太多太危險，

他撈起一枝筆或是電話機，

八小時躲開了陽光和泥土，

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

在人世的吝嗇裏，要找到安全，

學會了被統治才可以統治，

前人的榜樣，忍耐和爬行，  
長期的茫然後他得到獎章，

那無神的眼！那陷落的兩肩！  
痛苦的頭腦現在已經安分！  
那就要燃盡的蠟燭的火焰！

在擺着無數方向的原野上，  
這時候，他一身擔當過的事情  
輾過他，却只輾出了一條細線。

一九四五，二月。



## 被圍者

—

這是什麼地方？

每一秒白熱而不能等待，

墮下來成了你不要的形狀。

天空的流星和水，那燦爛的

焦燥，到這裏就成了今天

一片砂礫。我們終於看見

過去的都已來就範，所有的暫時

相結起來是這平庸的永遠。

呵，這是什麼地方？不是少年

給我們預言的，也不是老年

在我們這樣容忍又容忍以後，

就能採拮的果園。在陰影下

你終於生根，在不情願裏，

終於成形。如果我們能衝出，

勇士呵，如果有形竟能無形，

別讓我們拖進在這裏相見！

看，青色的路從這裏引出

而又回歸。那自由廣大的面積，

風的橫掃，海的跳躍，旋轉着

我們的神智：一切的行程

都不過落在這敵意的地方。

在這渺小的一點上：最好的

露着空虛的眼，最快樂的

死去，死去但沒有一座橋樑。

一個圓，多少年的人工，

我們的絕望將使它完整。

毀壞它，朋友！讓我們自己

就是它的殘缺，比平庸更壞：

閃電和雨，新的氣溫和泥土

才會來騷擾，也許更寒冷，

因為我們已是被圍的一羣，

我們消失，乃有一片『無人地帶。』

一九四五，二月。

## 退 伍

城市的夷平者，回到城市來，

沒有個性的兵，重新恢復一個人，

戰爭太給你寂寞，可是回想

那鋼鐵的伴侶曾給你歡樂，

這裏却不成：陌生還是陌生，

沒有燃燒的字，可以爲它捨命，

也沒有很快的親切，孩子般的無恥，

那裏全打破這裏的平庸，

也沒有從危險逼出的幻想，  
習慣於取得，人們都近乎等待  
而且茫然，沒有方法生活，  
城市的保衛者，回到母親的胸懷：

過去是死，現在渴望再生，  
過去是分離，違反着感情，  
但是我們的勝利者回來看見失敗，  
和平的賜與者，你也許不能

立刻回到和平，在和平裏粉碎，

由不同的每天變爲相同，  
毫未準備，死難者生還的夥伴，  
你未來的好日子隱藏着敵人。

我們在摸索：沒有什麼可以並比，  
當你們巨大的意義忽然結束；  
要恢復自然，在行動後的空虛裏，  
要換下制服，熱血的夢想者

雖然有點蒼老，也許反不如穿上  
那樣容易；過去有犧牲的歡快，  
現在則是日常生活，現在要拾起

過去遺棄的，雖然已回到我們當中！

辛苦的弟兄，你却有點隔膜，

想着年青的日子在那些有名的地方，

因爲是在一次人類的錯誤裏，包括你自己，

從戰爭回來的，你得到難忘的光榮。

一九四五，四月。



## 給戰士

這樣的日子，這樣才叫生活，  
再不必做牛，做馬，坐辦公室，  
大家的身子都已直立，

再不必給厭制者擠出油來，  
累得半死，得點酬勞還要感激，  
終不過給快樂的人們墊底，

再不必輾轉在既定的制度中，

不平的制度，可是呼喊沒有用，  
轉而投靠，也仍得費盡了心機，

還有你，幾乎已經犧牲

爲了社會裏大言不慚的愛情，  
現在由危險渡入安全的和平，

還有你，從來得不到允許

這樣充分的使用你自己，

社會只要你平庸，一直到死，

可是今天，所有的無力

都在新生，巨獅已經咆哮，  
過去是奴隸，冷淡，和嘆息，

這樣的日子，這樣才叫生活，  
太陽曬着你，風吹着你，  
和你面對面的再不是恐懼，

人民的世紀，大家終於起來，  
爲日常生活而戰，爲自己犧牲，  
人民裏有了自己的英雄，

有了自己的笑，有了志願的死，

多麼久了我們沒有這機會，  
如今一切終於在我們手中，

有這麼一天，什麼都算洗淨，

爲愛情生活，大家都相同，

大家的血裏都唱着反抗的歌聲，

這是真正的力，爲我們取得，

不可屈辱的，如今得到證明，

在坦途行進，每一步都是歡欣，

別了，那寂寞而陰暗的小屋，

別了，那都市的霉爛的生活，  
看看我們，這樣的今天才是生！

一九四五，五月。

## 旗

我們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飄揚，  
風是你的身體，你和太陽同行，  
常想飛出物外，却爲地面拉緊。

是寫在天上的話，大家都認識，  
又簡單明確，又博大無形，  
是英雄們的遊魂活在今日。

你渺小的身體是戰爭的動力，

戰爭過後，而你是唯一的完整，  
我們化成灰，光榮由你留存。

太肯負責任，我們有時茫然，  
資本家和地主拉你來解釋，  
用你來取得衆人的和平。

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聰明，  
帶着清晨來，隨黑夜而受苦，  
你最會說出自由的歡欣。

四方的風暴，由你最先感受，

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勝利固定，  
我們愛慕你，如今屬於人民。

一九四五。五月。



## 野外演習

我們看見的是一片風景：

多姿的樹，富有哲理的墳墓，

那風吹的草香也不能伸入他們的匆忙，

他們由永恆躲入剎那的掩護。

事實上已承認了大地的母親，

又把幾碼外的大地當做敵人，

用煙幕來掩蔽，用鎗砲射擊，

不過招來損傷：真正的敵人從未在這裏。

人和人的距離却因而拉長，  
人和人的距離才忽而縮短，  
危險這樣靠近，眼淚和微笑  
合而爲人生：這裏是單純的縮形。

也是最古老的職業，越來  
我們越看到其中的利潤，  
從小就學起，殘酷總嫌不夠，  
全世界的正義都這麼要求。

一九四五，七月。

## 農民兵（二）

不知道自己是最可愛的人，  
可聽長官說他們太愚笨，  
當富人和貓狗正在用餐，  
是長官派他們看守着大門。

不過到城裏來出一出醜，  
因而拋下家裏的田地荒蕪，  
國家的法律要他們捐出自由：  
同樣是挑柴，挑米，修蓋房屋。

也不知道新來了意義，

大家都焦急的向他們注目——

未來的世界他們聽不懂，

還要做什麼？倒比較清楚。

帶着自己小小的天地：

已知的長官和未知的飢苦，

只要不死，他們還可以雲遊，

看各種新奇帶一點糊塗。

一九四五，七月。

## 農民兵（二）

他們是工人而沒有勞資，

他們取得而無權享受，

他們是春天而沒有種子，

他們被謀害從未曾控訴。

在這一片沉默的後面，

我們的城市才得以腐爛，

他們向前以我們遺棄的軀體

去迎受二十世紀的殺傷。

美麗的過去從不是他們的，  
現在的不平更爲顯然，  
而我們竟想以鎖鍊和飢餓，  
要他們集中相信一個諾言。

那一向都受他們培養的，  
如今已搖頭要提倡慈善，  
但若有一天真理爆炸，  
我們就都要丟光了臉面。

一九四五，七月。

七 七

你是我們請來的大神，

我們以爲你最主持公平，

警棍，水龍，和示威請願，

不過是爲了你的來臨。

你是我們最渴望的叔父，

我們吵着要聽你講話，

他們反對的，既然你已來到，

借用我們的話來向你歡迎。

誰知道等你長期住下去，  
我們却一天比一天消瘦，  
你把禮品胡亂的分給，  
而盡力使喚的却是我們。

你的產業將由誰承繼，  
雖然現在還不能確定，  
他們顯然是你得意的子孫，  
而我們的苦衷將無跡可存。

一九四五，七月。



## 良心頌

雖然你的形象最不能確定，  
就是九頭鳥也做出你的面容，  
背離你的時候他們才最幸運，  
祕密的，他們譏笑着你的無用，  
雖然你從未向他們露面，  
和你同來的，却使他們吃驚：  
飢寒交迫，常不能隨機應變，  
不得意的官吏，和受苦的女人，

也不見報酬在未來的世界，

一條死胡同使人們退縮；

然而孤獨者却挺身前行，

向着最終的歡快，逐漸取得，

因為你最能夠分別美醜，

至高的感受，才不怕你的愛情，

他看見歷史：只有真正的你

的事業，在一切的失敗裏成功。

一九四五，七月。

## 反攻基地

日裏夜裏，飛機起來和降落，

以三百哩的速度增加着希望，

是爲了命令也爲了愛情，

汽車川流着如夏日的河谷。

這一個城市，拱衛在高原的風中，

太陽走下來向每個人歌唱：

我不辨是非，也不分種族，

我只要你們向泥土擴張，和我一樣。

過去的還想在這裏停留，

『現在』已釀斷如一場傳染病，

各樣的飢渴全都要滿足，

商人和捐客歡快如美軍。

將軍們正聚起眺望着遠方，

這裏不過是向『未來』的跳板，

凡有力量的都可以上來，

是你或是他暫時全不管。

一九四五，七月。

## 打出去

這場不意的全體的試驗，

這毫無錯誤的一加一的計算，

我們由幻覺漸漸往裏縮小

直到立定在現實的冷刺上顯現：

那醜惡的全已疼過在我們心裏，

那美麗也重在我們的眼裏燃燒，

現在，一個清晰的理想呼求出生，

最大的阻礙：要把你們擊倒。

那被你們強佔了身體的靈魂

每日每夜夢寐着歸還，

它已經洗淨，不死的意志更明亮，

它就要回來：你們再也不能夠阻攔。

多麼久了，我們情感的弱點

枉然地向那深陷下去的旋轉，

那不能補償的如今已經起立，

最後的清算：就站在你們面前。

一九四五，七月。

## 通貨膨脹

我們的敵人已不再可怕，  
他們的殘酷我們看得清，  
我們以充血的心沉着地等待，  
你的淫賤却把它弄昏。

長期的誘惑：意志已混亂，  
你藉此傾覆了社會的公平，  
凡是敵人的敵人你一一謀害，  
你的私生子却得到太容易的成功。

無主的命案，未曾提防的

叛變，最遠的鄉村都捲進，

我們的英雄還擊而不見對手，

他們受辱而死：却由於你的陰影。

在你的光彩下，正義只顯得可憐，

你是一面蛛網，居中的只有蛆虫，

如果我們要活，他們必需死去，

天氣晴朗，你的統治先得肅清！

一九四五。七月。



## 轟炸東京

我們漫長的夢魘，我們的混亂，  
我們有毒的日子早已該流去，  
只是有一環它不肯放鬆，  
炸毀它，我們的傷口才得以合攏。

唯一的不理解，在這裏侵佔，  
我們的思想熾熱已不能等待，  
傳開去，不用外交家和播音機，  
那燃燒的大火是僅可能的語言。

由於我們軟弱，你們的美德，

利用無知，那天皇的光榮，

儘管你們發狂保衛至死：

我們的常識却佈滿你們可憐的天空。

因為一個合理的世界就要投下來，

我們要把你們長期的罪惡提醒，

種子已出芽：每個死亡的爆炸

都為我們受苦的父老爆開歡欣。

一九四五，七月。

## 苦悶的象徵

我們都信仰背面的力量，

只看前面的他走向瘋狂；

初次的愛情人們已經笑過去，

再一次追求，只有是物質的無望，

那自覺幸運的，他們逃向海外，

爲了可免去困難的課程；

誠實的學生，教師未曾獎賜，

他們的消息也不再聽聞，

常懷恐懼的，恐懼已經不在，

因為人生是這麼短暫；

結婚和離婚，同樣的好玩，

有的爲了刺激，有的爲了遺忘，

毀滅的女神，你腳下的死亡

已越來越在我們的心裏滋長，

枯乾的是信念，有的因而成形，

有的則在不斷的懷疑裏喪生。

一九四五，七月。

## 奉獻

這從白雲流下來的時間，

這充滿鳥啼和露水的時間，

我們不留意的已經過去，

這一清早，他却找住了獻給美滿，

他的身子倒在綠色的原野上，

一切的煩憂都同時放低，

最高的意志，在歡快中解放，

一顆子彈，把他的一生結為整體，

那做母親的太陽，看他長大，  
看他有時候爲陰影所欺，  
如今却全力的把他擁抱，  
問題留下來：他唯一的回答升起，

其餘的，都等着土地收回，  
他精緻的頭已垂下來順從，  
然而他把自己的生命交還  
已較主所賜給的更爲光榮。

一九四五，七月。

## 先 導

偉大的導師們，不死的苦痛，

你們的灰塵安息了，你們的時代却復生，

你們的犧牲已經忘却了，一向以歡樂崇奉，

而巨烈的東風吹來把我們搖醒，

當春日的火焰熏暗了今天，

明天是美麗的，而又容易把我們欺騙，

那醒來的我們知道是你們的靈魂，

那刺在我們心裏的是你們永在的傷痕，

在無盡的鬥爭裏，我們的一切已經赤裸，  
那不情願的，也被迫在反省或者背棄中，  
我們最需要的，他們已經流血而去，  
把未完成的痛苦留給他們的子孫，

不滅的光輝！雖然不斷的諷笑在伴隨，  
因為你們只會給與，呵，至高的歡欣！  
你們唯一的遺囑是我們，這醒來的一羣，  
穿着你們燃燒的衣服，向着地面降臨。

一九四五，七月。



## 甘地

一

行動是中心，於是投進錯誤的火焰中，  
在此時此地的屈辱裏，要叫真理成形，  
一個巨大的良心承受四方的風暴，因愛  
而遍受傷痕，受傷而自懺悔，  
甘地，驕傲的靈魂，他站得最低。

二

左右都是懦弱：壓制者的偽善

呼喊不出來，因為被壓制者自己

就維護偽善，自古以奴役爲榜樣。

攻擊前面的，罪惡自後方攜手，

甘地唯有勇敢的和上帝同行，使衆人懺悔。

三

把自己交給主，回到農村和土地，

飢餓的印度，無助的印度，是在那裏包藏，

他把他們暴露出來，爲了向他們求乞。

麻痺的印度，凡是他走過的地方，人民得到了起點，

甘地以自己鋪路，印度有了旅程，再也不能安息。

四

在『死的大廈』裏，人們獻給他榮耀的花冠，他所來自的地方，甘地，他已經不再回去，

現代文明有千萬誘惑，然而他只尋求貧窮，

第一個反抗者，沒有沾上『死』一點不肯犧牲，我們看見他，無窮的熱力，周流在自然的懷裏。

五

面臨崩潰，困守着良知而不轉移，

每個起點終止於暴力，只好從不要的勝利中折回，  
甘地撕開欺騙，他承認失敗是因爲不肯放棄：

痛苦已經夠了，屈辱已經夠了，歷史再不容錯誤，他是指揮被壓迫的心，向無形而普在的物質征服。

六

成功不是他的，反覆追求不過使悲劇更加莊嚴，一切決定的朝他反抗，甘地因而得到了表現；火焰已經投出，當一個世紀還在觀望和猶疑，當生命被敵視，走過而消失，在神魔之間，甘地，他上下求索，在無底裏凝固了人的形象。

七

你淹沒在浪潮裏的巨石，一座古代的神龕，

是無信仰裏的信仰，當你的膜拜者已被奴役，  
無可辯護的聲音，在無聲之中，要爲奴隸舉起。  
甘地爲奴隸築屋，迷路者因而看到了巨石，  
印度失而復得在，甘地的堅定裏，向現代發出聲音！

八

是情感豐富的熱帶，繁茂的，人和自然的花園，  
安詳的土地，大河流貫，森林裏遊走着獅王和巨象，  
在曙光中，那看見新大陸的人，他來了把十字架豎立，  
他豎起的是謙卑美德，沉默犧牲，無治而治的人民，  
在耕種和紡織聲裏，祈禱一個潔淨的國家爲神治理。

一九四五，四月。

## 森林之魅

——祭胡康河 的白晝

森林：

沒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隨微風而起舞，

張開綠色肥大的葉子，我的牙齒。

沒有人看見我笑，我笑而無聲，

我又自己倒下來，長久的腐爛，

仍舊是滋養了自己的內心。

從山坡到河谷，從河谷到羣山，

仙子早死去，人也不再來，

那幽深的小徑埋在榛莽下，

我出自原始，重把祕密的原始展開。

那毒烈的太陽，那深厚的雨，

那飄來飄去的白雲在我頭頂，

全不過來遮蓋，多種掩蓋下的我

是一個生命，隱藏而不能移動。

人：

離開文明，是離開了衆多的敵人，  
在青苔藤蔓間，在百年的枯葉上，  
死去了世間的聲音。這青青雜草，

這紅色小花，和花叢裏的嗡嗡，  
這不知名的蟲類，爬行或飛走，  
和跳躍的猿鳴，鳥叫，和水中的  
遊魚，陸上的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懼，  
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無始無終，窒息在難懂的夢裏，  
我不合諧的旅程把一切驚動。

森林：

歡迎你來，把血肉脫盡。

人：



是什麼聲音呼喚？有什麼東西

忽然躲避我？在綠葉後面

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視，我移動

它輕輕跟隨。黑夜帶來它嫉妬的沉默

貼近我全身。而樹和樹織成的網

壓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是飢餓的空間，低語又飛旋，

像多智的靈魂，使我漸漸明白

它的要求溫柔而邪惡，它散佈

疾病和絕望，和憩靜，要我依從。

在橫倒的大樹旁，在腐爛的葉上，

綠色的毒，你癱患了我的心和深心！

森林：

這不過是我，沒法朝你走近，

我要把你領過黑暗的門徑；

美麗的一切，由我無形的掌握，

全在這一邊，等你枯萎後來臨。

美麗的將是你無目的眼，

一個夢去了，另一個夢來代替，

無言的牙齒，它有更好聽的聲音。

從此我們一起，在空幻的世界遊走，

空幻的是所有你血液裏的紛爭，

一個長久的生命就要擁有你，

你的花，你的葉，你的幼蟲。

祭歌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着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飢餓，那山洪的衝激，  
那毒蟲的嚙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爲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却在森林的週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着密雨，還吹着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一九四五，九月。



新出反出活生此父